

# 经济学家

周翔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 贾康 江春涛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第40期(总第142期) 2014年1月4日 星期六 癸巳年十二月初四 投稿邮箱:jxj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打造 2.0 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新模式”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启文)为贯彻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启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新征程,积极应对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暨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战略专业委员会联袂《经济学家周报》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举办了“打造 2.0 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新模式”学术年会。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台上将,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程路,原化工部副部长李士忠,原中央办公厅局长王念宁,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张国有,中国发展战略学研

究会副理事长黄文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邓荣霖,《周报》编委会副主任、中华智库负责人陈宇,清华大学清大文产(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季,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低碳产业中心、究矿战略研究院、野村综研(上海)咨询公司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专家近七十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本报主编、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前领导人、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管益忻教授主持了研讨会。专家部分发言将陆续在本报刊出,敬请关注。



## 关于系统思维的思考

■ 张文台 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在经济工作上不是很内行,尽管在军区和总部当了十几年副政委、政委。当然,在经济方面,多少试着做了些研究。我觉得不管是升级版或别的什么版,关键是要有个好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科学与否,这是决定一切的。作为个人,它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作为民族,它决定民族的兴衰;作为国家,它决定广大民众的福祉。

我认为,优越的思维方式,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思维逻辑,不管是搞工业设计也好,产业战略研究也好,经济运行发展也好,缺乏系统思维往往会矛盾百出,做起来互相制约,讲起来互相别扭,干起来互相影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今天,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有一个系统思维呢?因为这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比如说,现在的城市建设,怎么样高起点的规划,怎么样高标准的设计,怎么样高水平的建设,怎么样高效率的运作,这都是系统逻辑问题。但是,咱们现在从事建设之所以出问题,恰恰是建设没规划。咱们国家的一些建设,我看了些资料,平均使用年限不到三十年,人家英国最少都要一百年以上,这就带来了不少问题,建筑垃圾越来越多,造成的浪费越来越大。实际是缺乏高标准,没有体现咱们的民族精神,脑袋一热就建了,领导一出新精神又扒了。设计缺乏民族风格,建设无法高质量,建完了之后不是水不通,就是气不通,这样质量比较差。再一个管理低效益,像交通难、治理难、保障难,这些难题越多,这就越缺乏一个系统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认真解决,否则很难实现绿色发展,持续发展。

## 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两个典型 “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县域环境评价课题”发布吴江区和岐山县案例调研成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服务中小企业的一系列工作精神,由媒体与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战略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的“全国中小企业发展县域环境评价课题组”,在发布全国县域环境第一批案例成果后,2013年12月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和陕西省岐山县两个案例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发布了研究报告。

吴江多年来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实践中强化服务,以更多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他们主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品牌、人才、金融、奖

励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岐山县坚持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举措,致力推动改革、创新,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案例报告分析认为,岐山县的工作很平凡、很朴素,但却认真而又扎实,

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课题组认为,吴江是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东部典型,岐山县是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代表,课题组已将这两个县列入“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百佳县”典型案例,其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课题组)

## 迎接全球金融经济基本格局的再调整 ——在“打造 2.0 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新模式”研讨会上的演讲

■ 程路 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西部开发促进会理事长

再有4天,我们就会跨进2014年的门槛。

即将过去的2013年,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考验下,走过了艰难的一年,当然也是扎实的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特别是“中国梦”的伟大创见,都可能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把2013年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综观2013年经济,上半年下行的压力比较大,下半年趋缓,全年实现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年初制定的一些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比如说经济增速保持在7.5%以内,CPI控制在3.5%以内。现在看,全年的GDP在7.7%不会有问题;CPI控制在2.7%,都不会有问题。但上半年还是蛮紧张的,第一季度GDP是7.7%,第二季度一度摸底7.5%。下半年开始回升,物价也基本平稳了,2.7%的CPI还是一个温和的范围。但是三大经济目标有一项没有完成,就是货币增长率控制没有完成。2012年底,广义货币M2增长97万亿,2013年希望增长13%,但是到2013年11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107万亿了,同比增长余额是14.2%,全年应该会超过110万亿,完成13%肯定是做不到了。同时到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已达到16万亿,比2012年同期多1.92万亿元。事实上我们2013年经济各个方面,包括货币,包括房地产,包括产能过剩,包括经济总量,方方面面都和货币发行有关,它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

2013年的货币为什么会超发呢?大家刚刚走过来,可以做一些回忆。

2013年6月份一度出现“钱荒”,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率飞快提升,钱非常紧缺。这时候很多方面都向决策层施压,希望中央出台政策,释放流动性。当时媒体都热议克强经济学的不刺激政策。李克强在出访欧亚五国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要保证2013年完成经济增长的任务,再靠传统的刺激方式和投资方式,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但是6月末,央行还是出台了逆回购的政策,向市场释放了流动性。提出稳增长有一个下限,CPI有一个上限。下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除了国内的原因,和国际上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跟美联储的政策。美联储的政策现在是一出台就牵一发而动全局。2013年4月份,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放出来话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因为他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每个月要购买850亿美元的债券产品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的增长。他这个话一说,马上



新兴国家的资金就回流,向美国,向发达国家回流。包括中国6月份钱荒也不能不说没有这样一个背景的因素。但是后来美联储又宣布,现在不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至少在2014年3月以前不会退出。业界认为退出的最佳时机是2014年的6月,这样马上热钱又回流新兴国家市场,包括向中国回流。中国2013年10月份的外汇占款达到了4500亿,这里有很多热钱,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热钱回流到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物价就要上涨,这是肯定的。进入12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2月19日,美国宣布每个月减少100亿的外购,实际上它已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但是这个趋势是挡不住的。看美国的经济指标主要是美国人最看重的失业率,美国2013年经济向好,失业率在直线下降,现在大概只有6点几的失业率,最高时失业率曾经达到9.8%。加上没有向劳动部门登记失业人口,美国曾经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失业率达到了15%。它现在的就业率,现在的房产价格都在上升,实体经济在回暖。美国已经缓慢地走出了长达五年多的金融危机,所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必然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对中国有影响,主要是对新兴经济国家有影响。新兴经济国家2013年被美国折腾了好几次,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这些国家。印度的CPI已经涨到10%了,“已经垮下来了”。实际上3%就是一个指标,5%又是一个指标,到了10%甚至以上那就是恶性膨胀,中国一涨到3%大家就大呼小叫。对中国的影响要很好地研究,要准备应对可能的风险波动。一些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体量小,缺乏抵御能力。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大,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3.7万亿了,买美国的债券是1.3万亿,我们有这么大的

外汇储备就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些政策。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么多,货币发行、社会融资规模这么大,为什么还会出现“钱荒”的情况?不过,这次资金紧张和之前的“钱荒”有本质不同,仅是年末特殊时点流动性冲击。12月20号央行宣布已连续三天通过SLO累计向市场释放了超过3000亿的流动性。所谓SLO是央行于2013年初创设的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整工具。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12家主要机构可以在流动性短缺或盈余时,主动与中央银行进行回购或者逆回购操作。操作期限不超过7天。

中国2013年总的来讲还是货币流动汹涌,所有的问题都与货币超发有关,比如说房地产。大家注意到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房地产调控,也没有提2014年GDP增长的指标。没有提房地产调控的原因也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是政府也看到了房地产调控十年越调越乱,不是人为能解决得了的,不可为而为之何必去为。第二,对以往政策有个沉淀、调整的过程,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货币。我们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虚火”这么大,原因在哪?大家能找到一大堆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如果收紧货币,房地产的“虚火”就会少,房地产的泡沫甚至可能破灭。现在政府会不会让房地产泡沫破灭呢?绝对不会。房地产泡沫破灭即破灭会影响我们的宏观经济,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货币政策就不能收得太紧,如果收得太紧的话房地产怎么办?像2013年审计部门正在审计地方债,审计结果这么久还没有公布。此前官方公布我们地方债务是10万亿,学界认为有20万亿,甚至更多。我估计不会低于20万亿。现在又是还债的高峰,地方政府怎么办?2013年是卖地卖得最多,你不让他卖点地,地方

政府怎么还债?如果地方政府不还债的话,这20万亿怎么办?这20万亿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所以这种情况下,货币怎么能收呢?现在执行的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不能收的。李克强总理讲,2014年要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4年的货币政策加码也不缩减。作为一个大家长来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要全面考虑,这样一只大船,既要前进,遇到险滩险阻还要绕过去,改革还要走,但是不能颠覆,节奏和力度是很有讲究的。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会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将会引发全球市场波动。在此背景下,2014年全球金融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再调整”。包括全球金融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与货币周期的结构调整。新兴市场是在经历了2003年至2007年的强劲增长,2009年至2012年的反弹增长之后,如今90%的新兴市场增长开始下降。对中国而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刚好与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周期相互交织。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调整窗口。经济下行压力,考验中国社会改革意志。我们应大力进行金融货币政策的改革,调结构,转方式,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坚持改革不动摇。

到2013年11月份我们的货币已经增长了14.2%,我们年初规定的是13%,现在超发了1.2个百分点。GDP增长7.7%,货币和GDP的比例是2:1。超发了一倍的货币才保证了GDP的增长,这是典型的靠货币保增长。我们的效率多低!另一方面,我们的货币发行14%,我们的物价、CPI只有2.7%,这就使人怀疑这个CPI不准,所以大家不要迷信这个2.7,肯定不止2.7,因为大家感觉不一样,老百姓是最有感觉的。像北京这种地方,物价、生活标准已经相当之高。最近北京正在考虑调整地铁票价,现在是全国最便宜的,两块钱坐遍天下,据说每两元面额政府要补贴两元,2013年要补助185亿元。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数量。超大城市是哪些?就是北上广,北京怎么控制?北京现在人口两千万,可能还不止。等北京人口三千万、四千万的时候,这个城市再怎么运转?北京现在不仅仅是雾霾的问题,拥堵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水的问题。严重缺水,包括南水北调之后,先是4亿立方,最终达到10亿立方,仍然是缺水。北京要做到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必须拿出措施来。我们说回来,货币超发了这么多,就说明我们的效率太低。如果是这样的超发,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物价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美国金融危机五年,物价一直没有上去。我们的效率就比较高,投出的货币所产出的成果比例是不一样的。(下转02版)



从领导学角度来讲,也是缺乏系统的思维的问题,比如说当党委书记。我当了一辈子的党委书记,集团军党委书记、军区党委书记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党委书记的基本思想、方法论就是系统思维;我是讲这个思维方式,不是讲具体经济或别的领域的问题。比如说,讨论问题,做决策,按照系统论办法,做到敢断不武断,你不敢断那没有建树,而武断就是家长作风,最后要垮台。再比如说怎么样大度不失度,不大度不能容人,但是你失度就缺乏约束力,怎么能打胜仗?我们党是集体领导,对不对?没有这个是不行的,因而就得解决放手不放手的问题,没有放手,算就没有积极性、创造性了,你一个人说了算,好了,那你就一个人负责,大家就没有积极性了。相反你撒了手,乱了,你最后还是要自己负责,那就要拿你是问了。这也是一个系统思维,如果说只是抓一条,党委书记非完蛋不可,互相指责就来了,不团结是必然的。包括像现在企业改革也需要系统思维,也不能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所以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我认为就是系统思维。比如说现在改革,房地产开发怎么样由粗放型到精细型,细化我们原始材料的使用量,土地使用的有效性,等等,这就是系统思维。怎么样找出一条主线,找出方向,怎么做强,怎么向信息化过渡,向核心技术过渡……若确实抓到信息化、核心技术上来了,我们的质量就提高了,这样做就是系统思维。如果说我也讲,他也讲,互相之间打仗,这不行,必须有一个宏观统一的设计和把握。怎么样服务,也要有个系统思维。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思维,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就是“公婆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实际上大家都没有理,谁都不能够使经济顺利发展。我就觉得不管是管理升级也好,产业升级也好,关键在于观念的升级,在于系统思维的升级,使我们每一个做出的指导都有预见性,具有系统性,具有可操作性,具有目标性,符合规律性,这样的思维才是科学的。下头发生的许多问题,根子是出在缺少辩证系统思维的诸多问题。我就讲这么一点思维方式,供大家参考。